

體察與思考： 《四書大全》中的輔廣

陳逢源

摘要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後人稱為傳貽先生，其學始從呂祖謙，後問學於朱熹，為朱、呂門人，排序在黃榦〈勉齋學案〉之後，可見於朱熹門人中的地位，明代《四書大全》保留輔廣傳學心得，以《論語》、《孟子》為大宗，《大學》、《中庸》絕少，《中庸》有2條，《論語》440條，《孟子》391條，總數達833條，為朱熹門人當中徵引數量最多的弟子，在四書經、注、疏發展當中，成為詮釋朱熹旨趣最大宗、也最重要材料。輔廣從浙學而來，原就具有匯通學脈的意義，而在慶元黨禁時期無懼嚴令，風雨相隨，艱困成學的信念，也具有激勵朱門的作用，一生以朱學自持，更足以證明朱熹建構儒學乃是儒者可以一生以之的事業，以此而論，輔廣做為朱熹堅定的追隨者，乃是紛擾當中朱熹學術得以成立的關鍵，更何況深入於聖人之學的思考，在經旨與朱注之間，對於聖人、工夫、性理、朱注皆能切己體察，思索得以成己之學，學術純粹足以化解體證進路的誤解，對於性理見解不同，觸發朱學更深一層的思考，也有助於朱學體系的完成。

關鍵詞：輔廣、朱熹、《四書》、《四書大全》、性理

2021/02/04 收稿，2021/06/07 審查通過，2021/06/15 修訂稿收件。

* 本篇論文乃是執行科技部「明代四書學中朱學系譜——以蔡清《四書蒙引》、陳琛《四書淺說》、林希元《四書存疑》為核心之考察」計畫所獲得之部分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4-145-MY3，助理李松駿、吳凱雯同學協助檢覈，一併致謝。

** 陳逢源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DOI:10.30407/BDCL.202206_(37).0008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Fu Guang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daquan*)

Chen Feng-yuan

Abstract

Fu Guang, pen name Hanqing and pseudonym Qian'an, also known as Mr. Chuanyi, was apprenticed to Lu Zuqian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academic life and then studied under Zhu Xi. His work was listed right after that of Huang Gan's in the *Song Yuan Xue'an*, which indicated his high ranking among Zhu Xi's disciples. Fu Guang's understanding of and opinion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Menciu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ere recorded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daquan, the Encyclopedia)*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Encyclopedia* included 440 explan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391 explanations of the *Mencius*, and few explanat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y Fu Guang, making him the most quoted for the Four Books among Zhu Xi's disciples. His work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interpreting Zhu's assertions. Fu Guang came from the Zhe School and therefore was well grounded in the doctrine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s. Furthermore, he fearlessly defied the Prohibition of Court Factions during the Qingyuan Reign. His conviction helped him and other Zhu's disciples to remain steadfast in their scholarly endeavors to follow Zhu's teaching, which also proved that Zhu's Confucian philosophy was worthy of lifelong devotion by Confucian scholars. Consequently, Fu Guang, the resolute follower of Zhu Xi, became the key person to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Zhu's scholarship despite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ot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Furthermore, he explored sages' thoughts deeply, gained insights into the sages, self-cultivation (*gongfu*), nature and principle, and Zhu's exegesis, and then made them integral parts of his own academic achievement. Fu corrected erroneous ways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sence of the classics and Zhu's exegesis. At the same time, Fu's views on nature and principle differed from those of Zhu's, which caused him to think on deeper levels and helped to facilitate the completion of Zhu Xi's system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Keywords: Fu Guang, Zhu Xi, *Four Books*,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daquan*), Nature and Principle

一、前言

胡廣奉敕纂修《四書大全》乃是朱熹四書學官學化最關鍵進程，挾其皇統威勢，以及科舉的普及作用，對於形塑東亞儒學圈的共同文化基礎極具意義，日人辻本雅史一方面分析朱熹四書學透過《四書大全》獲得科舉正統地位，另一方面也從貿易交流角度，檢討德川時期取代佛學的正是大陸、朝鮮的正統學，從而得出「十七世紀的日本，基本上是吸收了大陸科舉制度底下的朱子學，也就是明代四書學，那意味著日本의思想和學問納入了東亞同時代的儒學圈中」。¹明代以降包括中國、朝鮮、日本等，共享一個以科舉為形態的朱熹四書學，在學術交流當中逐漸形成的儒學共同文化圈，而《四書大全》做為了解朱熹學術載體，所代表也正是明儒學術的基礎。姜智恩更從朝鮮儒學史對於朱學的深化與批判觀察中，國族的差異隱然有異質同調的文化肌理，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東亞在十七世紀以後才誕生」。²也就是晚近東亞視野的考察，有助於了解明代《四書大全》的影響層面，而相對於過往清初顧炎武反省國家淪亡歸責於《四書大全》，³四庫館臣直指《四書大全》所代表的講章學，是「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的說法，⁴清人對於明代學術的排斥與壓抑，《四書大全》成為批判的對象，明顯有截然不同的評價。然而回歸於學術史考察，回歸《四書大全》的了解，朱熹學術傳布與延伸有賴朱熹門人，而朱學的擴展與普及得之於《四書大全》乃是極為清楚的事實。《四書大全》具有統合宋元四書分歧的作用，此一訴求從胡廣〈進書表〉云：「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埽

¹ [日]辻本雅史著，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收於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31-133。

² [韓]姜智恩著，蔣薰誼譯：《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年），頁7，「前言」。

³ [清]顧炎武：《原抄本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卷20，頁925-926，「《四書五經大全》」。

⁴ [清]紀昀奉敕：《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36，頁756，「四書類二」，案語云：「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其為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非法也。」《四庫全書》藉由剔除明代講章之學，全面清理明儒學術根基，由此得見《四庫全書》排斥《四書大全》的立場。

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⁵可以清楚得見，宋元經解的分歧，唯有定之於一才能成為政教基礎，明儒對於學術整合有非常清楚的認知，只是這個儒學發展環節，隱沒於清儒的排斥當中遂難以得見，朱學從偽學氛圍中開展線索也就更難觀察，筆者梳理《四書大全》中黃榦傳學線索，黃氏為「朱熹門人集團」領袖，形塑朱熹、四書、道統三者一體的詮釋體系，確立道統論述的內在脈絡，具有朱學發展意義，人所共知，⁶然而《四書大全》所收朱門弟子的詮釋當中以輔廣材料最多，⁷層面既廣，討論又多，可以說是朱門有關《四書章句集注》最具系統性的詮釋內容，對於朱熹四書學成立具有關鍵性地位不言可喻。門人弟子之間如何深化朱熹學術，藉由個人體證確立四書價值，從而後人得以建立四書詮釋脈絡，均可據此而推，只是過往學界對於輔廣關注尚少，材料所存有限，細節之間有待梳理，徵引脈絡尚須深究。

二、輔廣學術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題讀書之堂為「傳貽」，後人稱為傳貽先生，其學始從呂祖謙，後問學於朱熹，為朱、呂門人，《宋元學案》列有〈潛庵學案〉，全祖望案語云：「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錄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⁸排序在黃榦〈勉齋學案〉之後，可見於朱熹門人中的地位，著作完整存世僅有《詩童子問》一書，其餘多已不傳，邑人編《宗輔錄》，黃宗羲《宋元學案》以其疏漏，另輯纂〈輔潛庵傳〉。⁹晚近田智忠完成《輔廣集輯釋》，除《詩童子問》外，另收從《永樂大典》中所輯《四庫全書》本之《朱子讀書法》，並從《四書纂疏》中輯出《論語答問》、《孟子答問》，另從衛湜《禮記集說》中輯出《禮記解》，¹⁰雖

⁵ [明]胡廣：〈進書表〉，《性理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頁9-12。

⁶ 陳逢源：〈「傳衍」與「道統」——《四書大全》中黃榦學術之考察〉，《紀念孔子誕辰25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論文集》第3冊（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孔子基金會，2019年），頁482-504。

⁷ 以《四庫全書》檢索《四書大全》引錄輔廣文字《中庸》有2條、《論語》440條、《孟子》391條，總數達833條，遠高過黃榦，為朱熹門人當中數量最多的弟子。

⁸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潛庵學案〉，《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卷64，頁2053。

⁹ 同上註，頁2054。

¹⁰ [宋]輔廣著，田智忠輯校：《輔廣集輯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1-4，

然無法見得輔廣著作全貌，但相對於過往取閱已經方便許多，也終於有機會可以稍得觀察輔廣的學術，《至元嘉禾志》載其傳記：

宋輔廣，字漢卿，號潛庵，父達，本河朔人，高宗南渡時居是邑。公素不願仕，潛心實學，從呂成公游，後登朱文公門。自辭官歸隱，以著書為己任，有《六經注釋》、《四書問答》、《通鑑說》、《師訓編》、《日新錄》，雜著稿，皆藏於家。扁其堂曰「傳貽」，蓋「傳之先儒，以貽後學」也。邑大夫家之柄，為建傳貽書院。¹¹

學術從呂而入朱，終而成學，生平得以有概括的了解，以著書為己任，以傳學為職志，由此可見。只是著作所傳為少，則又不免令人遺憾，《明一統志》則補入朱學地位的說明，云：

達子，師事呂祖謙、朱文公。慶元初，偽學禁興，學者多解散，廣獨不為動，文公深器重之。嘉定間，仕止，祠官罷歸，隱語溪，以著書為務，有《五經注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諸書，學者稱為傳貽先生。¹²

輔達自明以下文獻作輔達，未詳孰是，相對於過往文獻，特別強調輔廣是在朱學被視為偽學當中，昂然挺立，以自身行止來證成朱學價值的重要人物，輔廣從呂祖謙浙學轉為朱熹閩學，又在學禁氛圍當中堅持成學的代表，在朱門弟子當中，極具指標地位，這一特點在《宋元學案》當中更為強化，云：

先生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于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偽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為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腳

「整理說明」。

¹¹ [元]徐碩：《至元嘉禾志》，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3，頁117。

¹² [明]李賢等奉敕：《明一統志》，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72冊，卷39，頁984。

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雋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于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即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于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為傳貽先生。¹³

求學之堅，信道之篤，言之更詳，從而在出處進退之間，以及對於時政、時人的鍼砭，更加證成朱學凜然自持的尊嚴。輔廣卓有風範，也具有影響魏了翁的作用，成為朱學傳播的重要推手，黃宗羲於後申明輔廣與魏了翁是友而非師，特別澄清《宋史》言魏了翁出於輔廣之門的說法並不正確，¹⁴於是進一步考魏了翁〈朱氏語孟集注序〉云：「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今拜而授之，較以閩、瀾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¹⁵兩人關係確實並非師生，但從輔廣接手朱熹學術則無疑義，然而必澄清輔廣所傳未必是定本，而是朱熹晚年的版本，所反映的是反覆鍛鍊時期的成果，¹⁶魏了翁所見證明了輔廣從學密切，而檢覈《朱子文集》有寫予輔廣 7 封書信，〈答輔漢卿（廣）一〉云：

示論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¹⁷

¹³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潛庵學案〉，卷 64，頁 2053-2054。

¹⁴ 同上註，頁 2054。

¹⁵ [宋]魏了翁：〈朱氏語孟集注序〉，《鶴山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卷 53，頁 450。

¹⁶ 陳逢源：〈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程〉，《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頁 105-116。

¹⁷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輔漢卿（廣）一〉，《朱子文集》第 6 冊（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卷 59，頁 2894。

陳來先生繫於光宗紹熙 5 年（1194）甲寅末，¹⁸朱熹六十五歲，輔廣於臨安始見朱熹，然而隨朱熹罷歸建陽，輔廣仍在都下，兩人遂以書信通問，所討論的是《中庸章句》內容，雖然無法面講，距離卻未阻隔求道之念。事實上，朱熹所寫諸信，除釋疑解惑之外，屢屢詢問所讀何書？其間是否有疑？更時時贊許輔廣於各種俗學聲利風氣當中，皆能自律自持，讓人深有期許，對於輔廣的看重，來自於同道而求的默契與期待，〈答輔漢卿四〉云：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為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揆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腳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¹⁹

此書繫於寧宗慶元 2 年（1196）丙辰，正是偽學之禁最熾時候，²⁰所謂「風力稍勁」指此，也就是在艱難時節，更可見師生相契情誼，言語當中不自覺流露期待一敘的想望，果然輔廣於 10 月前來竹林精舍問學，朱熹於〈答子約十九〉云：「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²¹可以想像在風雨如晦之時，輔廣竟然不顧時局，甘冒危險前來，疾風知勁草，相信朱熹不僅喜有同道而已，更是快慰於心，因此書報呂祖儉不免附筆說明，輔廣從學是在最困難的時節，也是最堅定的支持力量，目標明確，學問更為純粹，12 月沈繼祖奏劾朱熹落職罷祠，隔年「偽黨」更被誣為「逆黨」，朱熹被指為黨魁，在此人生最艱難險巇階段，輔廣的支持更顯得單純而可貴，因此朱熹也不吝指引修養工夫，深切期勉，〈答輔漢卿六〉云：

此箇道理工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前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

¹⁸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376。

¹⁹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輔漢卿四〉，《朱子文集》第 6 冊，卷 59，頁 2895-2896。

²⁰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 420-421。

²¹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呂子約十九〉，《朱子文集》第 5 冊，卷 48，頁 2206。

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²²

此書繫於寧宗慶元5年（1199），²³思索體認，持守省察，會有大疑亦有大悟，終至如決江河，豁然貫通，於心操持的法門，正是立定志向，唯有如此之覺悟，才有心體澄朗通透的結果。朱熹雖未標舉儒學境界，但門徑所示，已是學人無可違逆之職志，稍有鬆懈，為學不實，為人不誠，又豈能學而有得，兩人相契如此，所以書信當中，真誠分享，而每每思及精舍講論的過往，更殷切期盼相聚，言及「但每相與共，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²⁴「精舍有朋友十數人……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²⁵凡此可以想像在困難共學求道的記憶成為朱熹反覆念及的過往，輔廣從浙學轉為閩學，又從聲利場中回歸於篤實純粹，不僅見證朱學核心價值，更以自身操持體察，成為印證朱學重要材料，所聞收入李道傳在池州刊刻的《朱子類錄》（「池錄」），成為《朱子語類》重要來源，晚近學人更據現存兩種「池錄」殘本，發現有許多目前「黎本」所沒有時間、地點訊息，有關輔廣則是「甲寅」所記「都下所聞」，以及「丙辰冬」、「丁巳春」所記「竹林精舍所錄」，²⁶正是親聞朱熹講論的時間，而今本收錄輔廣所記語錄共四百餘則，遍及各種論題、各經經解，層面極為廣泛，就語錄而言，輔廣所錄材料正是後世了解朱熹思想重要參考來源，《朱子語類》「訓門人一」更有朱熹指點輔廣的修養工夫，撮舉其要：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功，後來看得卻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

²²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輔漢卿六〉，《朱子文集》第6冊，卷59，頁2897。

²³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497。

²⁴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輔漢卿五〉，《朱子文集》第6冊，卷59，頁2896。

²⁵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輔漢卿七〉，《朱子文集》第6冊，卷59，頁2897。

²⁶ 許華峰：〈兩種《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殘本對朱子學研究的價值〉，《國文學報》第49期（2011年6月），頁36。

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²⁷

朱熹指點的修養工夫是養德與讀書並進，強調著實下工夫，務求精熟，此一道理人人可知，卻難以做到，朱熹甚至開玩笑「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就是「做『偽學』底工夫」。²⁸可以想像當謗議迭至，局勢洶洶之際，武夷山下的草堂，師生之間所關心的是如何精實讀書，學有益於己，朱熹既幽了朝堂一默，也顯示指引的方向，乃是確實於經典文字當中細加品味，切己體察，務求聖人言語與己心契合無疑，唯有道與心契，才能濡潤澆洽，得其滋味，其間並無高深道理，也無玄虛心法，所求唯精熟而已。師生熱情分享，毫無保留，輔廣也完整交待自己從學心得，成為朱門當中頗為珍貴的記錄，云：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卻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至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先生又謂廣曰：「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翌日廣請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訥』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歎聖言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因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恍然有警於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於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

²⁷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卷113，頁2744，「訓門人一」。

²⁸ 同上註。

常在；一與事接，則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有不能掩者。今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然待教只數日在，更望先生痛加教飭。」²⁹

輔廣從學離去之前，對於自己學習情況有完整的說明，「主一」是朱熹從湖湘學術所獲致的心法，辨察操存於已發之際，居敬應用於日用之間，先察識，後操存，在日用間即可著力，有觸處皆通的感受。³⁰工夫施用於讀書識理之中，人心有主，學術才有安頓，義理才能浹洽，所以說有主一工夫，外面義理才能為我所有，朱熹開示的正是合內外，理歸於心的進程，此一關鍵可以澄清後人對於朱學外馳之病的誤解，而輔廣也從個人操持當中，證明三個月的學習確有不同過往的成長，義理原是吾心所固有，並非外在之物，從讚歎聖言到玩以養心，心既有主才有「進修底田地」，讀書也才有真實感受，因此特別說明歸去之後，自當依此操持，閉戶自做工夫，更針對朱熹提醒避免言動之間流於輕率，也要留意此心常在，務求心體澄澈，唯有沉靜涵泳，才能識得道理，所學才真實，行動才篤實，從讀書到言行之間，深切指點，臨別之際，叮嚀殷切，唯有心體既具，學有所主，工夫才有施用地，朱熹更傳以「致中和」的法門，云：

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廣云：「此非常存戒慎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慎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

²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3，頁2745，「訓門人一」。

³⁰ 陳逢源：〈「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頁199。

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³¹

所言致中和之教，乃是朱熹分判「已發」、「未發」，歷經「中和」、新、舊說，會通「道南」與「湖湘」的體會。³²喜怒哀樂人所不能無，如何發而中節，乃是於心性當中調和中處，涵養得宜，無過不及，固然是聖人提供的平正大道，卻也必須時時戒慎恐懼，因此詳加剖析，細細指引，再次展現以「敬」攝「靜」之義理思考，³³提供輔廣反省思索全幅方向，更施予由經典義理而豐潤人心的大道，於此求其捷徑，期以超拔而出，不免落於玄虛，厭而別求，又旁生枝節，則是意見橫生，所謂「去意見」也是一種「意見」，都「遮」住道之所向，於是標舉孔門「博文」、「約禮」的主張，唯有完成內外交涉工作，才能達致學習與品德兼進的效能，朱熹開示的是周延無偏蔽，極具「空間感」的儒學體系，輔廣從而盛贊朱熹指引的是「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的學問，是所謂「盛水不漏」的方法。

《朱子語類》載錄的文字雖然長，卻是非常寶貴的材料，不僅完整保留輔廣個人的學習進程，也提供慶元黨禁時期精舍當中朱熹師徒共學的側寫，一代學人在風雨飄搖之際，於一方淨土，以道自持，貞定為學，心念不為所動，真誠分享學術心得，始於傳道，中於授業，終於解惑，從而具體呈現朱熹完整學術藍圖，《朱子語類》載輔廣記錄此時：「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李閔祖所錄：「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³⁴於此朝堂交相攻詰，時局晦暗之際，朱熹與輔廣乃是以生命證成道之尊嚴，檢覈輔廣一生著書為務，出處之間，充直為人，以道為尚，確實一生尊奉師教，乃是朱學內涵的見證人，《宗輔錄》云：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

³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3，頁2746-2747，「訓門人一」。

³² 陳逢源：〈「萬事儘紛紛，吾道一以貫」：朱熹與張栻交誼及義理思考〉，《政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20年6月），頁13。

³³ 陳逢源：〈「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頁208。

³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7，頁2671，「丙辰後」。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饜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于言下，局促蹇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人須從這裡過。³⁵

《宗輔錄》固然浮淺無精意，但列舉所錄，確實符合朱熹傳學重點，賡續而進，切己體察，學術由此確定。《宋元學案》全祖望案語言：「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³⁶黃宗羲更言其學術久而有傳，云：

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陳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東尚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³⁷

黃百家案語云：

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翼輔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³⁸

其影響深遠，不以其名位，愈久而愈顯，正是因為輔廣以堅定信念，有為有守，推動朱熹學術傳播，影響直至明代，甚至更進一步觀察，輔廣並不僅於學脈有傳而已，更來自於艱困中成學，證成朱學價值，從而在一生以之的實踐當中，以心體證，建構經典詮釋，成為朱熹學術推廓堂廡的重要材料，此一細節於《四書大全》引錄情況可以得其觀察。

³⁵ 引自〔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潛庵學案〉，卷 64，頁 2055，「《宗輔錄》補」。

³⁶ 同上註，頁 2056。

³⁷ 同上註，頁 2057。

³⁸ 同上註。

三、切己體察

輔廣保留朱熹傳學內容，而實踐心得則是大量保留在《四書大全》當中，成為詮釋義理重要材料，《中庸》有 2 條，《論語》440 條，《孟子》391 條，總數 833 條，以《論語》、《孟子》為大宗，《大學》、《中庸》絕少，輔廣原有《四書問答》，《朱子語類》當中載輔廣所錄，《大學》有 12 條，《中庸》有 30 條，《論語》96 條，《孟子》31 條，確實是四書皆備，《四書大全》懸殊的收錄情況，原因要溯及趙順孫《四書纂疏》所收輔氏之言便是集中於《論語》、《孟子》部分，《大學》有 1 條，《中庸》有 4 條，分別是：

輔氏曰：「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輔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功甚密。」

輔氏曰：「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

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爾，所謂動以天爾者，蓋於忠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

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³⁹

後兩條亦見於《四書大全·中庸或問》，⁴⁰前者解釋《中庸》第十三章「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⁴¹從學者至聖人同樣是忠恕，差異之處在於聖人於己全盡，上達天道，從而釐清《論語·里仁》篇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說法，⁴²兩之間乃是層次的不同，而無道理的分別；第二則解釋《中庸》第二十章：「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⁴³則是梳理「誠」之為用，其始如《大學》展現八目進修之次第，於末可以如《中庸》達致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極功，既是《論語》與《中

³⁹ [宋]趙順孫：《大學纂疏》，《四書纂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194；[宋]趙順孫：《中庸纂疏》，《四書纂疏》，頁291、382、388、489。

⁴⁰ [明]胡廣等纂修：《中庸或問》，《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頁636-637、699。

⁴¹ [宋]朱熹：《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頁23。

⁴² [宋]朱熹：《里仁》，《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2，頁72。

⁴³ [宋]朱熹：《中庸章句》，頁31。

庸》，《中庸》與《大學》之間義理融通貫串的結果，也是在修德體察當中，分判為學層次，建構學之不已的進程，不僅符合朱熹指點之方向，也展現經典文本思考心得，只是相較於《大學》、《中庸》核心要義，乃至於關鍵性概念，明顯付之缺如，特殊徵引現象可以推測趙順孫《四書纂疏》應該只參考輔廣《論語》、《孟子》問答，而未及參考《大學》、《中庸》部分成果，緣由所在已難推測，可能是尚未完成，⁴⁴然而檢覈《朱子語類》言及呂祖謙，李方子載：「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輔廣載：「伯恭言，少時愛使性，才見使令者不如意，更躁怒。後讀《論語》云云。某嘗問路德章：『曾見東萊說及此否？』」⁴⁵輔廣對於《論語》用力，強化日用之間省察，似乎也有補強原本學術作用。事實上，朱熹撰作過程，大抵從《論語》、《孟子》而至於《大學》、《中庸》，從具體事理而及於體系學理，最後以《四書章句集注》建構四書義理體系，⁴⁶《論語》、《孟子》關乎日用之間以及儒學義理的思考，從而在孔、孟聖人言論中思索義理所在，更適合時時體驗，事事參詳，大有助於進學涵養，則《四書纂疏》徵引輔廣《論語》、《孟子》成果，亦未必無意義，朱門弟子在四書當中抉取內容，各取一瓢飲，皆能領略芬芳，洞悉聖人奧義，道體宏大，從任何一點入，皆能深味有得，這可以在《四書大全·讀論語孟子法》引輔廣之言，得見《論》、《孟》一體的思考，撮舉其要：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

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蹇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⁴⁴ [宋] 輔廣著，田智忠輯校：《輔廣集輯釋·前言》，頁5。

⁴⁵ [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2，頁2949、2950，「呂伯恭」。

⁴⁶ 陳逢源：〈集注與章句：朱熹四書詮釋的體例與方向〉，《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242。

慶源輔氏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⁴⁷

其中第三則也見於《宗輔錄》，雖是撮舉的結果，但可以發覺確實是以《論語》、《孟子》為說，第一則說明《論語》、《孟子》必須精熟，達到言出於口、意出於心，經文與己合而為一；第二則說明聖人作《論語》、《孟子》，乃是用以發明此理，而未至於聖人，乃是心有所不及；第三則說明讀法與效益，必須熟讀玩味，才能學養俱進，不能只做文字解釋；第四則言如果只是求速擇要，無法有優游浹洽的效果；第五則申明切己體察才能真正了解聖人的道。圍繞著經文、聖人、學者之間，以及對於讀法、偏失、效果等不同問題，進行完整的思考，層次清晰，義理周延，從而確定以經文為媒介，以聖人為蘄向，在切己體察當中，展現合內外，融通學養的進程，以達心與理融合浹洽，因此反覆出現精熟的訴求，強調經文如果與心靈無法共鳴，聖人無法激發生命的感動，只是做文字概念的解讀，經典則會局促蹇淺，失其意義。輔氏所言確實深中後世概念化、知識化、分解化所產生義理異化（alienation）的缺失，而這些主張確實符合朱熹開示的進路，得見經典涵養思考的詮釋成果，只是其中皆是《論語》、《孟子》並舉為說，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云：「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⁴⁸程門之教，先四書而後六經，《大學》為入德關鍵具有道統與進程雙重意義，⁴⁹但顯然朱門當中也有以《論語》、

⁴⁷ [明]胡廣等纂修：〈讀論語孟子法〉，《四書大全》，頁755-764。

⁴⁸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朱子文集》第8冊，卷82，頁4079，「跋」。

⁴⁹ 陳逢源：〈道統與進程：論朱熹四書之編次〉，《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161。並參見程元敏：〈談四書原來的編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孔孟月刊》第5卷第5期（1966年11月），頁13。

《孟子》為先的教法。⁵⁰事實上，相對於《大學》的次第，《中庸》之極功，《論語》、《孟子》所載聖人言論確實更適合在日用之間涵養體察，得到心體的開顯，從而推究其內涵，才能得見四書精神，可以說輔氏的說法正好是四書讀法的縮小版，也是經典讀法的基礎版，由《論語》、《孟子》可以擴大於四書，由四書可以擴大於五經，心與道為一，從而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成，可以說這是朱熹經典詮釋方法具體實際操作成果，也是建立儒學最為核心要義所在，此於《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序說》引輔廣之言申明程子「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便是不曾讀」，云：

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⁵¹

唯有熟讀涵泳，《論語》之功可以變化氣質，切己體察的成果，也就成為《四書大全》徵引印證經旨內涵的來源，⁵²《論語·學而》篇朱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⁵³《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之所從入，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⁵⁴

修道養德之方，強調積累之功，乃是確立方向所在，相較其後引覺軒蔡氏：「〈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⁵⁵輔氏顯然更重視工夫的作用與效能，然而也確

⁵⁰ [清]汪中：《述學》（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卷4，頁19-20，「大學平義」，云：「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之前，無乃慎乎。」其實朱門當中也有以《論語》為入道之要的進路，過往為人所忽略。

⁵¹ [明]胡廣等纂修：《論語集註序說》，《四書大全》，頁776。

⁵² 林維杰：《朱熹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頁28，分析讀書窮理有「文理」與「義理」，認為朱熹是以認識論的主智主義來處理道德問題。所言深入，但朱門當中顯然是將此納入切己體察當中，以達變化氣質之效，則又是近人觀察未及之處。

⁵³ [宋]朱熹：《學而》，《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1，頁47。

⁵⁴ [明]胡廣等纂修：《學而》，《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頁781。

⁵⁵ 同上註，頁782。

立工夫足以積德入道，性善之本也才能得見，輔廣乃是確立學為用，原不可躐等而進，既可得見朱門之間傳授之內涵，以及朱學體系發展的過程，而切己體察成為輔廣詮釋經旨的重點。

四、徵引方向

《四書大全》徵引輔廣材料既多，難以遍舉，但檢視其中，重點主要展現於對聖人的稱揚，賡續涵養的堅持，心性理氣的分判，以及對於朱注的發揮與思考等。列舉如下：

（一）對聖人的思考

如《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⁵⁶

孔子自承述而不作，然而在朱門理解中，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以垂萬世之法，因此賢於堯舜，《論語·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大甚爾。⁵⁷

孔子有教無類，愛人深厚，責人也輕，樂於啟發人之善。《論語·述而》篇「我非生而知之者」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者，義理也；好古敏求，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⁵⁸

⁵⁶ [明]胡廣等纂修：〈述而〉，《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7，頁1199。

⁵⁷ 同上註，頁1217。

⁵⁸ 同上註，頁1249。

在聖人生而知之的既有觀念中，分出內外兩種形態，一是自然昭著之義理，一是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之實事，而後者得以印證前者義理，如此周折的解釋，並不僅止於化解生知與好學說法的衝突，而是確保學之必要，以及從屬於本心昭著義理的關係，孔子好學無疑展現融通最佳典範，從而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內外通貫，形構完整體系，正是輔廣最重視的儒學規模，然而面對於聖人生知，又勤而好學，學者應如何自處，《論語·述而》篇「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眾，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恆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⁵⁹

從聖人至君子，從善人到有恆，資質有純有駁，然而能夠純固不務虛誇，乃是為學有成最基本的條件，既保有聖人造乎其極的想望，又有堅持篤實，學有日進的期勉，輔氏形塑聖人崇高地位，用意在於標舉儒學宏大境界，對於孔子的推崇，成為詮釋重點，《四書大全》於《論語·鄉黨》篇題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⁶⁰

聖人致廣大而盡精微，內外本末，日用之間，觸處洞然，〈鄉黨〉一篇成為觀察聖人的重要材料，《四書大全》於此總共徵引 30 條輔氏之論，詳加分析，揣摩聖人言行舉動之間所展現的道德充盈自足，以見聖人容貌辭氣，以證道體所在，云：「況聖人之表裡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能守義理而無比回屈」、「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心敬于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雖以醉為節，

⁵⁹ [明]胡廣等纂修：〈述而〉，卷 7，頁 1262。

⁶⁰ [明]胡廣等纂修：〈鄉黨〉，《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 10，頁 1408。

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⁶¹相關描述既多，無法一一列舉，以此而論，可以推測其用心乃是從朱學系統建構聖人的觀察，以見孔子敬謹自持，道體充盈，孔子言行志節，進退之間成為詮釋重點，推究聖人詳密如此，用意在於內外本末之間，得見儒學宏大氣度，以立儒者追尋的目標，因此對於切己體察，賡續而進的工夫，才有著力的方向，《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躡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⁶²

「說乎」、「樂乎」、「君子乎」原是不同的情境的心情反映，然而輔氏認為三者有淺深而無二致，乃是孔子自述賡續而進，修德有成，進而達於極致的歷程，可以提供學者思考避免躡等而進，避免半途而廢，也避免離析以求，陷於異端的問題，輔氏深中學者之病，也將持道以行的心境，表露無遺，於此乃是文字訓詁所未及，卻是回歸於行道前提，揣摩孔子心態，切己體察的結果，而無過不及，篤實而行，無疑是輔氏留意的重點。

（二）對於工夫的思考

《論語·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亟者則躡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⁶³旨趣極為相近，既不躁進，也不懈怠，此為朱門所傳心法無疑，以聖人之言，切己操此，浸潤涵泳，篤實而進，日用動靜之間，自然展現其成果，《論語·為政》篇「吾與回言終日」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⁶¹ [明]胡廣等纂修：〈鄉黨〉，卷10，頁1409-1438。

⁶² [明]胡廣等纂修：〈學而〉，卷1，頁792。

⁶³ [明]胡廣等纂修：〈為政〉，《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2，頁869。

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⁶⁴

顏淵聞夫子之道，默識心融，觸處洞然，道與心為一的狀態，達致不待言說，不待思維，曉然於心的境界，於此乃是知與行俱，學與道合的樣態，此乃朱熹承李侗「道南指訣」之心法，⁶⁵因此對於學者未能及之，深加檢討，《論語·里仁》篇「我未見好仁者」一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⁶⁶

用力於仁者殊不易見。事實上，仁以成德，乃是順性而為，卻於氣質之不齊，外誘的影響，失其根本，孔子的感嘆轉成為學者自警的提醒，因此工夫所在，必須時時留意，《論語·里仁》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⁶⁷

輔氏發揮朱熹之言，君子在取捨、存養交互為用的情況下，以仁成德。朱熹對於工夫的思考，表現於內外交養的工夫，「中和新說」強調於未發之前存養，於已發之際省察，正是融通內外，兼括體用思考的結果，⁶⁸《論語·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倚著，故也；無

⁶⁴ [明]胡廣等纂修：〈為政〉，卷2，頁884-885。

⁶⁵ 陳逢源：〈「聞之師曰」——朱熹與李侗〉，《孔孟月刊》第52卷第5、6期（2014年2月），頁31。

⁶⁶ [明]胡廣等纂修：〈里仁〉，《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4，頁1002。

⁶⁷ 同上註，頁998。

⁶⁸ 陳逢源：〈「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頁210。

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⁶⁹

以道為主，合義為行，由體達用，乃是聖人有用於世的思考，儒學由內及外，不僅於日用之間，更在於處物應對，以義為尚，無所偏執，此一體會乃是內聖與外王融通的結果，行道於天下也要依義而行。《論語·述而》篇「志於道」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此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⁷⁰

衡酌先後輕重，涵泳於義理，落實於日用之間，儒學乃是內外交養的結果，輔氏所申明乃是內外、本末、輕重、體用兼該而備的結果，以仁存養，貫通天地，輔氏特別留意儒學極宏大而盡精微，全幅開展的宏大的境界，因此反覆出現賡續不斷，無少間隙用功於此的訴求，對於工夫的揣摩，切己而發，成為證明經旨重要方向。《孟子·盡心上》「親親而仁民」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之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慾，然後是聖學工夫。」⁷¹

親親、仁民、愛物三者從性分之仁而出，有其輕重順序，輔氏甚至清晰指出：「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⁷²正是因為從性而出，因此由天而及人，更因為由天性而發，可以達於萬物，所謂一本

⁶⁹ [明]胡廣等纂修：〈里仁〉，卷4，頁1010。

⁷⁰ [明]胡廣等纂修：〈述而〉，卷7，頁1212。

⁷¹ [明]胡廣等纂修：〈盡心上〉，《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13，頁2951。

⁷² 同上註，頁2952。

之教，輔氏將其中工夫所在，全然揭露，朱門當中「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慾」的主張，成為輔氏思考工夫的依據，聖賢之言、反求於心，為檢視的過程；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為操持的方式；從而不陷於私欲，不流於異端，則無扭曲偏差之病，對於義理詮釋，有切己省察的方式，輔氏留意於次序與進程，儒學有宏大規模，也就不難理解。

（三）對於性理的思考

具有切己省察的過程，對於心性理氣的思考更為深刻，《論語·里仁》篇「吾道一以貫之」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無待於推矣。』」⁷³

孔子「一貫」之旨，渾然一理而達於極致，正是儒學明體達用的證明，朱熹以「理一分殊」來理解孔子義理精神之所在，所謂「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⁷⁴聖人與天地一，內外天人，一以貫之，展現儒學廣大而精微之體系，《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實可見矣。」⁷⁵

朱門是將天地、聖人融通為一，建構出一本之學，從而在「理一分殊」之中，建構出道德宇宙的理解，萬殊出於理一，理一散於萬殊，由用而體，由體而用，儒學宏大規模，可以得其貫通之旨，綜合其中，遂有極為寬闊的理解，《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⁷³ [明]胡廣等纂修：〈里仁〉，卷4，頁1018。

⁷⁴ [宋]朱熹：〈里仁〉，卷2，頁72。

⁷⁵ [明]胡廣等纂修：〈里仁〉，卷4，頁1021-1022。

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⁷⁶

事實上，朱注云：「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⁷⁷乃是言人情，然而輔廣卻比之於理，言至理無對，所以順亦理，逆亦理，理既是恆常之道，也就包含順逆，此一見解既可見理形上化、唯一化的結果，也可以了解輔氏有處順、處逆皆是當理之行的覺悟，只是逆之謂理，不免令人疑惑，然而了解輔氏持一本之教，有次第、有淺深、有輕重、有本末，然皆於理之當中，此理之外，別無二理，相同見解，《論語·八佾》篇「獲罪於天」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⁷⁸

天無所不包，理無所不在，成為輔廣形塑儒學宏大規模的見解，此一觀點正是突顯道的宏大，《論語·雍也》篇「子見南子」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啟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⁷⁹

對於子見南子之事，純然以義之當行，無所迴忌來理解，事有常人所不能臆度，對於聖人的推崇，溢於言表，只是認為道兼容善惡，則不免令人疑惑，惡亦為道的說法，全然顛覆儒學核心價值，然而如果了解輔廣形塑無

⁷⁶ [明]胡廣等纂修：〈學而〉，卷1，頁791。

⁷⁷ [宋]朱熹：〈學而〉，卷1，頁47。

⁷⁸ [明]胡廣等纂修：〈八佾〉，《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3，頁955。

⁷⁹ [明]胡廣等纂修：〈雍也〉，《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6，頁1183。

所不容之天，無所不在之理，建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學術宏規，從而有賡續而進，無可懈怠的目標，重視操持工夫，如此觀點也就不足為奇，所以必須澄清，道大可容善惡，但惡不是道，《論語·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⁸⁰

天地之道，常久不已，因此由人心而見天德，由天德而達王道，乃是一理之所化，而理無窮盡，而相較於理之唯一，對於欲的看法則是更為嚴厲，《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⁸¹

理可容善惡，但不能雜人欲，理雖至大無對，但欲生而理消，天理人欲之間，輔氏更注意其中不相容的情況，對於人欲的祛除，乃是對應於修養工夫的訴求，《論語·先進》篇「侍坐」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⁸²

人欲消盡才見天理流行，於此可見修養之重要，輔氏對於理氣之間的體會，也就更強調其中的不雜，《論語·憲問》篇「驥不稱其力」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⁸³

⁸⁰ [明]胡廣等纂修：〈子罕〉，《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9，頁1380。

⁸¹ 同上註，頁1342。

⁸² [明]胡廣等纂修：〈先進〉，《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1，頁1515。

⁸³ [明]胡廣等纂修：〈憲問〉，《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4，頁1724。

理之與氣有不同展現的樣態，因此對於氣質之性，也就更為深入的觀察，《論語·衛靈公》篇「有教無類」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⁸⁴

同於一理而有千殊萬異的差別，正在於氣稟、習染的結果，因此教化的作用也就極為關鍵。輔氏對於理與氣之間更加留意，《論語·陽貨》篇「性相近也」一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⁸⁵

理之難言，在於理之與氣不雜不離，朱熹所強調的「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⁸⁶相較於此，輔氏重視理之純粹，也就更偏於不雜之一端，後世對於理氣懸隔的誤解，輔氏已肇其端，也可見朱門當中弟子之間見解各殊，各有不同的思考。

（四）對朱注的思考

對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思考，也是《四書大全》徵引的重點，雖然內容集中於《論語》與《孟子》，但細節之間，仍可得見是以四書體系進行儒學內涵的觀察，《孟子·離婁上》「是故誠者，天之道也」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裡，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也。」⁸⁷

⁸⁴ [明]胡廣等纂修：〈衛靈公〉，《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5，頁1817。

⁸⁵ [明]胡廣等纂修：〈陽貨〉，《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7，頁1867。

⁸⁶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頁2，「理氣上」。

⁸⁷ [明]胡廣等纂修：〈離婁上〉，《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7，頁2491。

四書一體，既是道統之傳，又是義理所繫，因此特加發明，關鍵之處，乃是四書詮釋當中存有隱然的線索，《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序說》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⁸⁸

孟子受業於子思門人，或是親受業於子思，朱熹兩存其說，輔廣顯然更傾向於接受親受的說法，甚至是聞知而得傳也有可能，凡此說法，用意乃是將孟子直承子思，確保心法傳授更為嚴謹，聖賢系譜更為明確，從而更溯及於孔子、曾子，云：

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啟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⁸⁹

道統系譜建構緣起與發展由此可見，而強調修養不懈，則又是輔氏思考儒學規模，始終堅持工夫進程的原因，儒學核心之所在乃是兼內外，含知行，學而潤身，安身立命之學，賡續不懈成為輔氏詮釋最重要的詞彙，而切己涵養成為觀察經旨重要方式，重視道統系譜也是詮釋當中的重點，《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⁹⁰

輔氏乃是針對朱注「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而發，⁹¹《孟子》是否是孟子自著，抑或門人所記，輔氏於此標出朱熹已有判斷，《四書章句集注》卻未及於修改，按覈《朱子語類》載云：「《論語》多門弟子所集，

⁸⁸ [明]胡廣等纂修：〈孟子集註序說〉，《四書大全》，頁2035。

⁸⁹ 同上註，頁2042。

⁹⁰ [明]胡廣等纂修：〈滕文公上〉，《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5，頁2328。

⁹¹ [宋]朱熹：〈滕文公上〉，《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5，頁251。

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⁹²朱熹完成四書體系，對於道統之傳更具信心，也就更加傾向孟子自著說法，輔廣保留師門講論的結果，也保留朱熹反覆修改的痕跡，《論語·雍也》篇「中庸之為德」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⁹³

「中庸」有不偏不倚，也有無過不及兩義，朱熹原本合兩者以著其義，但考量孔子即事明理，子思始明其體，兩者必須有所區隔，因此調整注解，僅列出「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⁹⁴輔氏標示朱熹思考之細膩，以及反覆修改的痕跡，《論語·先進》篇「吾與點」章，《四書大全》引輔廣云：

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⁹⁵

曾點胸次悠然深受北宋儒者讚嘆，⁹⁶然而輔氏從朱熹幾次改削當中，更留意在朱熹努力回歸於平實，避免儒者高而不實，蹈於虛空之偏，所以對於朱熹指出曾點讓人見識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⁹⁷其實只是志在其位，樂日用之常的結果，儒者行於天地之間，自有樂處，也符合輔氏一生志行所向。其餘發揮朱注，稱賞朱注詮釋者甚多，難以一一列舉，茲不再贅。

⁹²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9，頁433，「語孟綱領」。

⁹³ [明]胡廣等纂修：《雍也》，卷6，頁1184。

⁹⁴ [宋]朱熹：《雍也》，《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3，頁91。

⁹⁵ [明]胡廣等纂修：《先進》，卷11，頁1516。

⁹⁶ 楊儒賓：《孔顏樂處與曾點情趣》，收於黃俊傑編：《東亞論語學——中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19。

⁹⁷ [宋]朱熹：《先進》，《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6，頁130。

五、結論

朱熹門人多矣，近人陳榮捷撰《朱子門人》，稱門人者 467 人，未及門而私淑者 21 人，合計 488 人，不知名而未考見者，當更倍於此數，⁹⁸反映朱熹樂於接引後學的情況，也由於門人慨然承傳，也才有朱學傳布天下的結果，⁹⁹然而門人數目既多，從《四書大全》徵引情形觀察，輔廣無疑是朱熹極為重要門人。事實上，以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知識的考掘》揭示「考掘學」（archaeology）與「宗譜學」（genealogy）角度，¹⁰⁰《四書大全》詮釋「話語」的匯輯累積，保留了朱熹義理思索進程，門人體證歷程，以及後人各自辯證的思考，由學脈、宗派而及於宗族鄉里情懷的傳衍線索，「迴音」當中旋律交疊，層次交融提供可以觀察的學術系譜，¹⁰¹朱熹門人追求正確詮釋的思考，反覆出現於經解當中，輔廣學術在朱門當中極具地位，¹⁰²乃是過往了解卻未及深究注意的門人，事蹟不顯，著作不存，成為觀察的障礙，如今有輯釋的成果，深入《四書大全》當中更可得見體察詮釋成為證明朱熹四書義理的重要材料。輔廣從浙學而來，具有匯通學脈意義，在慶元黨禁時期無懼嚴令，風雨相隨，艱困成學的信念，也有激勵朱門的作用，而一生以朱學自持，更足以證明朱熹建構的儒學乃是儒者可以一生以之的事業，以此而論，輔廣做為朱熹堅定的追隨者，乃是紛擾當中朱熹學術得以成立的關鍵，更何況深入於聖人之學的思考，在經旨

⁹⁸ 陳榮捷：〈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9、11。

⁹⁹ 參見方彥壽：〈序言〉，《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

¹⁰⁰ 〔法〕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年），頁39-64。

¹⁰¹ 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成大中文學報》第49期（2015年6月），頁81。

¹⁰² 王奕然：《朱熹門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以黃榦、陳淳及蔡氏父子為論述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頁5-8，整理明儒學術系譜，往往出於朱熹，如「朱熹—詹體仁—真德秀—湯千、湯中」、「朱熹—輔廣—余端臣—王文貫—黃震」、「朱熹—輔廣—韓翼甫—陳普」、「朱熹—蔡淵—陳淳—葉采」、「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朱熹—黃榦—饒魯—程若庸—吳澄」、「朱熹—詹體仁—真德秀—王埜—王應麟—胡三省、戴表元、袁桷」、「朱熹—輔廣—劉敬堂—熊禾」、「朱熹—滕珙—滕鉛—黃智孫—陳櫟」、「朱熹—黃榦、董銖—董琮、董夢程—董鼎—董真卿」、「朱熹—程端蒙—董夢程—胡方平、許月卿—胡一桂、程若庸—董真卿」、「朱熹—黃榦—董夢程—胡方平—胡一桂」、「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金履祥—柳貫—宋濂」、「朱熹—黃榦—陳安宥—陳址幼—陳真晟—周瑛」等總共14組，其中有3組是從輔廣而出。

與朱注之間，切己體察，思索得以成己之學，學術純粹，更足以化解體證進路的誤解，¹⁰³了解朱熹開示乃是由內而及外，又由外而及內的成德進路，在切己體察與實踐當中，深化對於聖人之道的想望，並不存在先驗與經驗的歧出問題。¹⁰⁴只是輔廣強調賡續涵養的進路中，從而對於聖人有更高的認識，對於理的認知也更為宏大，天無對，理亦無對，順逆皆可謂理，心性理氣的見解較之朱熹似乎也有所不同，黃震《黃氏日抄》云「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的質疑，¹⁰⁵也成為日後學人思考辯證方向，從工夫而及於體系的思考，黃榦對此之反省也成為凝聚朱門學術重要關鍵。¹⁰⁶然而無可諱言，輔廣眼之所見，身之所驗，從而在經典當中，建構聖道的了解，對於朱學成立具有關鍵性作用，觀察所及，撮舉心得如下：

- (一) 明代《四書大全》引錄輔廣文字《中庸》有 2 條、《論語》440 條、《孟子》391 條，總數達 833 條，遠高過黃榦，乃是朱熹門人當中徵引數量最多的弟子，在四書經、注、疏發展當中，成為詮釋朱熹旨趣最大宗、也最重要材料，一如《朱子語類》收錄輔廣所記語錄共 420 則，輔廣所錄正是後世了解朱熹思想重要參考來源。
- (二) 《宋元學案》以輔廣為滄洲之最，列有〈潛庵學案〉，排序於〈勉齋學案〉之後，只是輔廣著作完整存世僅有《詩童子問》一書，其餘多已不傳，晚近《輔廣集輯釋》收錄《詩童子問》，以及《四庫全書》所輯《朱子讀書法》，以及從《四書纂疏》輯出《論語答問》、《孟子答問》，另從衛湜《禮記集說》中輯出《禮記解》，匯為一編，雖然尚非完整全貌，但相對於過往，取閱已經方便許多。

¹⁰³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68年），頁45，「綜論」。伊川和朱子一系與象山、陽明以及五峰、蕺山之間，有橫攝與縱貫、順取與逆覺、他律與自律的不同。參見林維杰：〈朱陸異同的詮釋學導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1期（2007年9月），頁235-239。關於橫攝與縱貫的進路，牟氏認為逆覺體證是儒家工夫論主流，程朱則屬教外別傳，因此稱其工夫論為「順取之路」。由於逆覺必須預設天道性命之貫通，方能藉由逆覺以體證，此是所謂「縱貫」的體系；但在程朱「橫攝」體系，個體與本體具有某種程度的斷裂。參見林永勝：〈中文學界有關理學工夫論之研究現況〉，收於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342。

¹⁰⁴ 林鎮國：〈真理與意識：從佛性論爭到朱陸異同的二種類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28期（2012年7月），頁3-4。

¹⁰⁵ [宋]黃震：《黃氏日抄》，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708冊，卷40，頁180。

¹⁰⁶ 陳逢源：〈「傳衍」與「道統」——《四書大全》中黃榦學術之考察〉，頁502-503。

- (三) 輔廣從學朱熹，乃是時局艱危之際，但武夷山下草堂，師生之間，所關心的是如何切己讀書，養德與讀書並進，強調著實下工夫，學有益於己，唯有細加品味經典文字，切己體察，以求聖人言語與己心契合無疑，才能濡潤浹洽，得其滋味，其間並無高深道理，也無玄虛心法，所求唯精熟而已，師生熱情分享，毫無保留，成為輔廣一生出處行事原則。
- (四) 相對於《大學》的次第，《中庸》之極功，《論語》、《孟子》聖人的言論確實更適合在日用之間涵養體察，可以獲得心體開顯的效果，《四書大全》所收輔廣言論集中於《論語》、《孟子》，然而由《論語》、《孟子》又可以擴大於四書，說法正好是四書讀法的縮小版，對於聖人、工夫、性理、朱注詮釋思考，更可得見朱學切己而發學習樣態。
- (五) 輔廣形塑無所不容之天，無所不在之理，建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學術規模，從而有賡續而進，無可懈怠的目標，重視操持工夫，至理無對，所以順亦理，逆亦理，理乃是恆常之道，也就包含順逆，輔氏持一本之教，有處順、處逆皆當理而行的覺悟，而相對於理至大無對，卻主張欲生而理消，天理人欲之間，輔氏留意其中不相容的情況，以符應修養工夫的訴求。

輔廣一生以之的學術堅持，極具特色，追隨與陪伴，對於朱熹不僅是堪足安慰，更有學術信念傳承意義，只是過往由於材料甚少，難以細究，於今輯出《四書大全》所引內容，對於了解朱熹門人四書研究成果極具指標意義，也有助於掌握由四書到四書學發展的關鍵，朱學要義所在也更為清楚明朗，只是反覆檢視，撮舉要點，觀察尚屬粗略，有待博雅君子有以指正。

【責任編校：黃璿璋、朱怡璇】

徵引文獻

專著

-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an chubanshe，1991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陳俊民 Chen Junmin 校編：《朱子文集》*Zhuzi wenji* 第 5、6、8 冊，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Defu wenjiao jijinhui，2000 年。

- [宋]黃震 Huang Zhen:《黃氏日抄》*Huangshi richao*, 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708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1986 年。
- [宋]趙順孫 Zhao Shunsun:《四書纂疏》*Sishu zuanshu*,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1984 年。
- [宋]輔廣 Fu Guang 著, 田智忠 Tian Zhizhong 輯校:《輔廣集輯釋》*Fu Guang ji jishi*, 福州 Fuzhou: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017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臺北 Taipei: 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 1986 年。
- [宋]魏了翁 Wei Liaoweng:《鶴山先生大全集》*Heshan xiansheng daquanji*,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65 年。
- [元]徐碩 Xu Shuo:《至元嘉禾志》*Zhiyuan jiahe zhi*, 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91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1986 年。
- [明]李賢 Li Xian 等奉敕:《明一統志》*Ming yitong zhi*, 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72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1986 年。
- [明]胡廣 Hu Guang:《性理大全》*Xingli daquan*, 濟南 Jinan: 山東友誼書社 Shandong youyi shushe, 1989 年。
- [明]胡廣 Hu Guang 等纂修:《四書大全》*Sishu daquan*, 濟南 Jinan: 山東友誼書社 Shandong youyi shushe, 1989 年。
- [清]汪中 Wang Zhong:《述學》*Shu xue*, 臺北 Taipei: 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 1962 年。
- [清]紀昀 Ji Yun 奉敕:《四庫全書總目》*Siku quanshu zongmu*,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5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 原著, [清]全祖望 Quan Zuwang 補修:《宋元學案》*Songyuan xuean*, 臺北 Taipei: 華世出版社 Huashi chubanshe, 1987 年。

- 〔清〕顧炎武 Gu Yanwu：《原抄本顧炎亭日知錄》*Yuanchaoben Gu Yanting rizhilu*，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1979 年。
- 方彥壽 Fang Yanshou：《朱熹書院門人考》*Zhu Xi shuyuan menren kao*，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0 年。
- 牟宗三 Mou Zongsan：《心體與性體》*Xinti yu xingti*，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1968 年。
- 林維杰 Lin Weijie：《朱熹與經典詮釋》*Zhu Xi yu jingdian quanshi*，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8 年。
- 陳來 Chen Lai：《朱子書信編年考證》*Zhu Zi shuxin biannian kaozheng*，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2011 年。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6 年。
- ：《「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Rongzhu*”*yu “jincheng”*：*Zhu Xi Sishu zhangju jizhu zhi lishi siwei*，臺北 Taipei：政大出版社 Zhengda chubanshe，2013 年。
- 陳榮捷 Chen Rongjie：《朱子門人》*Zhuzi menren*，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2 年。
- 〔法〕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 Wang Dewei 譯：《知識的考掘》*Zhishi de kaojue*，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1993 年。
- 〔韓〕姜智恩 Kang Jieun 著，蔣薰誼 Jiang Xunyi 譯：《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Bei wudu de ruxueshi: guojia cunwang guantou de sixiang, 17 shiji chaoxian ruxue xinlun*，新北 New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2020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林永勝 Lin Yongsheng：〈中文學界有關理學工夫論之研究現況〉“*Zhongwen xuejie youguan lixue gongfulun zhi yanjiu xiankuang*”，收入楊儒賓 Yang Rubin、祝平次 Zhu Pingci 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Ruxue de qilun yu*

gongfulu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5 年。

林維杰 Lin Weijie：〈朱陸異同的詮釋學導向〉“Zhu Lu yitong de quanshixue daoxiang”，《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第 31 期，2007 年 9 月。

林鎮國 Lin Zhenguo：〈真理與意識：從佛性論爭到朱陸異同的二種類型〉“Zhenli yu yishi: cong foxing lunzheng dao Zhu Lu yitong de erzhong leixing”，《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Guoli zhengzhi daxue zhexue xuebao* 第 28 期，2012 年 7 月。

陳逢源 Chen Fengyuan：〈「聞之師曰」——朱熹與李侗〉“‘Wen zhi shi yue’: Zhu Xi yu Li Tong”，《孔孟月刊》*Kong Meng yuekan* 第 52 卷第 5、6 期，2014 年 2 月。

——：〈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Cong Sishu jizhu dao Sishu daquan: Zhu Xi houxue zhi xueshu xipu kaocha”，《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49 期，2015 年 6 月。

——：〈「萬事儘紛紜，吾道一以貫」：朱熹與張栻交誼及義理思考〉“Wanshi jin fenlun, wu dao yi yi guan”: Zhu Xi yu Zhang Shi jiaoyi ji yili sikao”，《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3 期，2020 年 6 月。

許華峰 Xu Huafeng：〈兩種《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殘本對朱子學研究的價值〉“Liangzhong Huian xiansheng Zhuwengong yulu canben dui Zhuzixue yanjiu de jiazhi”，《國文學報》*Guowen xuebao* 第 49 期，2011 年 6 月。

程元敏 Cheng Yuanmin：〈談四書原來的編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Tan sishu yuanlai de bianci: daxue, lunyu, mengzi, zhongyong”，《孔孟月刊》*Kong Meng yuekan* 第 5 卷第 5 期，1966 年 11 月。

楊儒賓 Yang Rubin：〈孔顏樂處與曾點情趣〉“Kong Yan lechu yu Zeng Dian qingqu”，收入黃俊傑 Huang Junjie 編：《東亞論語學——中國篇》*Dongya lunyu xue: zhongguo pia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9 年。

〔日〕辻本雅史 Masashi Tsujimoto 著，田世民 Tian Shimin 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Ribei Dechuan shidai ‘sishuxue’ de kaizhan yu zhuanbian: cong meiti de guandian chufa”，收入黃俊傑 Huang Junjie 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Dongya ruzhe de sishu quanshi*，

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5 年。

會議論文集

陳逢源 Chen Fengyuan：〈「傳衍」與「道統」——《四書大全》中黃榦學術之考察〉“‘Chuanyan’ yu ‘daotong’: *Sishu daquan zhong Huang Gan xueshu zhi kaocha*”，《紀念孔子誕辰 25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論文集》*Jinian Kongzi danchen 2570 zhoun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ji guoji ruxue lianhehui diliujie huiyuan dahui lunwenj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國際儒學聯合會 Guoji ruxue lianhehui、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ianheguo jiaokewen zuzhi、中國孔子基金會 Zhongguo Kongzi jijinhui，2019 年。

學位論文

王奕然 Wang Yiran：《朱熹門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以黃榦、陳淳及蔡氏父子為論述核心》*Zhu Xi menren kaoshu ji qi sixiang yanjiu: yi Huang Gan, Chen Chun ji Caishi fuzi wei lunshu hexi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xuexi boshi lunwen，2013 年。

